



红色吴起:走上“多彩”发展新路

新华社西安10月24日电 (记者张斌 陈晨)“黄河唱,长城喜……陕甘军民传喜讯,征师胜利到吴起。”每当来到陕西省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,导游吴亚楠总会高兴地唱起这首《到吴起镇》,并带领游客登上胜利山,探寻红色遗迹。

胜利山因见证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而得名。1935年10月21日凌晨,毛泽东同志来到位于山顶的指挥所叮嘱警卫员:“枪声响得激烈时不要叫我,等到打冷枪的时候再叫。”说完,稳操胜券的毛泽东就靠着山顶的杜梨树酣然入睡。战斗于清晨七时打响,中央红军采取分块切割等战术,迅速打赢了这一仗,切掉了长征中一直甩不掉的敌军“尾巴”。

80余年后,那两棵杜梨树已经枝繁叶茂,果实累累。贫瘠吴起也早已高楼林立,一跃成为“全国百强县”。

但十余年前,吴起还饱受“三口”问题的

困扰:缺水的梁峁多是“和尚头”,喂不饱烟熏火燎的“灶口”;春种一面坡,秋收一瓢粮,喂不饱倒山种地的“人口”;羊蹄一踩就倒,羊嘴一啃就光,喂不饱漫山遍野的“牲口”。

资料记载,上世纪90年代初期,吴起县水土流失面积一度超过全县土地总面积的90%,是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县份之一。

秉承长征精神,1998年起,吴起县率先在全国开展退耕还林工程,18年间累计“造绿”近250万亩,林草覆盖率提高到72.9%,“八川两涧两大山区”逐渐由黄变绿。

“现在气候改变了,早晨下地干活露水打湿的布鞋得晒半天才能干。”65岁的吴起县土佛寺村村民张树彪憨笑着,“以前我们这儿也没有雾,第一次看见白茫茫的一片,村里人吓得都不敢出门。”

在吴起的山山峁峁间,还有一个变化引起了张树彪的注意:山上的“磕头虫”少了,

“风电机”多了。“几年前吴起到处都是采油的‘磕头虫’,拉油车在县里跑得很欢实。”张树彪站在路边指着一座山头说,“你看,现在‘磕头虫’都打盹了。”

这是吴起从经济结构单一的“油主沉浮”开始转型后的可喜变化。吴起县经济发展局局长贾治乾说:“尽管目前财政收入暂时下降,但事实上为了破解‘油涨县富、油跌县穷’的困境,吴起早已重新调整了经济结构,一批标志性项目已经落地开花,这会惠及更多百姓。”

在距离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周湾镇,一排排大型风力发电机正在旋转。2014年10月,国电龙源吴起新能源有限公司吴起周湾风力一期工程开工。据了解,新安装的25台2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,月平均发电量可达949万千瓦时,节约标煤3.9万吨,节约水资源约21.4万吨,同时可减少燃煤所造成的废料废气污染。

龙源陕西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大宏告诉记者,随着二期工程的开工,2016年底并网发电后,年上网电量可达10525万千瓦时,并为地方财政实现利税收入3000余万元。

沙棘系列产品开发园区、羊肉加工园区、小杂粮加工园区……游走于吴起的条条街道,越来越多的绿色产业正在这里的沟壑梁峁间悄然成长。

在县域内的洛河川、二道川,一个个苗木综合集散地正在形成,预计年产值可达4000余万元。同时,“一户带多户、多户带一村、一村联多村、多村成基地”的规模化养殖格局也初见雏形。

最近,县城一家名为“谷农优品”的特产店老板乔河玉很开心:“以前俺们吴起就是黑色的石油和黄色的荒坡,现在山峁绿了,白色风电车转起来了,红色旅游热起来了,我这土特产销量也翻了几倍,日子越来越多彩!”



荧幕红色记忆——《大会师》

80年前,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取得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,立下巍巍丰碑。长征精神已经成为一代代艺术家们讴歌谱写、汲取精神力量的创作源泉。

从1959年上映的《万水千山》开始,《突破乌江》《金沙江畔》《大渡河》《四渡赤水》《草地》《我的长征》《长征》等经典艺术作品,将长征途中的艰苦卓绝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革命先烈的光辉形象生动地展现在银幕上。

铭记历史,传承精神,每一代人都要牢记使命、不忘初心,走好新的长征路。

新华社发 大巢 作

扎西小镇:难以忘记的红色记忆

据新华社电 “二月里来到扎西,部队改编好整齐,发展川南游击队,扩大红军三三千……”清晨,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前的广场上,几位老人正在演唱这首红歌。

“这首歌是我们每天必唱曲目。”60多岁的陶安强老人说,红军曾在威信驻扎过,当地百姓几乎都会这首歌。

1935年2月,中央红军进入云南,分六路向威信县集结。中共中央先后在水田寨花房子、大河滩庄子上和扎西镇江西会馆分别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、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,这一系列的会议史称“扎西会议”。

中央红军在威信期间革命足迹遍及60多个村。红军打击土豪地霸,没收地主浮财,尊重受苦群众,执行民族政策,赢得了各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。

“威信青年踊跃参加红军,就是群众支

持红军的最好体现。”威信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罗吉芬说,当时全县一共才3万多人,就有3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红军。

“我是在红军回师黔北,经过石坎马家坳时参加到长征中的。”今年99岁的老红军刘光荣说,当时和他一起参加红军的还有5名青年人,但不久他们就在战斗中相继牺牲了。

刘光荣说,有一次,红军用了一天一夜攻打进入大土主“曾百万”的家,缴获了大量粮食和财物。“但大部分都分给农民,部队只留了很少一部分,这让我们感受到红军是关心百姓的。”

现在,扎西会议会址已成为当地开展红色教育、发展红色旅游最为宝贵的资源。云南省扎西干部学院将部分课程设在纪念馆开展,扎西会议会址也成为云南省廉政教育基地。

青海班玛:长征精神在青藏高原历久弥新

据新华社电 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,一段尘封已久的长征史近年来才被逐步揭开。

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林介绍,1936年7月,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及红军总部超3万人来到班玛,在该县境内行军20余天,最后取道甘南北上。然而,长久以来大多数人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。

石林说,青海属欠发达地区、学术力量有限。班玛长征史研究于上世纪80年代启动,近年获得突破,才开始在少部分文献、史料中得以更新。

虽被外界“遗忘”多年,这段历史在当地一直有着很强的生命力,牧民至今仍念念红军。近日,记者来到班玛县亚尔堂乡,进入当地人所称的“红军沟”不久,就看到3位牧民正向红军墓敬献酥油糌粑,他们身前的墓碑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哈达。

亚尔堂乡王柔村的68岁牧民尕玛才告诉记者,他们一直将当时部队经过的桥、路、沟等冠以“红军”二字称呼。如今,年纪稍大一点的还记得不少相关藏语歌谣,其中有首唱道:“红军走了,村寨空了;村寨空了心不焦,心焦的是红军走了。”

“令人触动的是,许多牧户家中至今仍保留着红军留下的马鞭、刀勺、铁锅等用具,将它们摆在佛堂视为珍宝。”班玛县县委书记

记夏吾杰说。

尕玛才保说,长征红军吃苦耐劳、纪律严明,相关故事被代代相传,牧民一直津津乐道、念念不忘。尕玛才保在儿时就常听父亲讲,高寒干旱的青藏高原粮食产量较低,时值当地青稞、豌豆成熟时节,大部分红军在军粮告急的情况下,一直坚持用捡拾牛骨炖汤、采挖野菜等方式充饥,很少向牧民购粮,每夜都露宿草原。

“长征红军在班玛期间还执行严格的‘十要、十不要’民族政策,最大化尊重当地风俗习惯,极少给牧民添麻烦,深受当地人拥戴。”青海民族大学教授周忠喻说。

80年过去了,长征精神在班玛历久弥新。夏吾杰说,红军在班玛经过的地区,有一部分地处如今的玛可河原始林场境内,属长江源区的重要水源涵养地。因生态保护需要,不再砍伐木材的牧民生活一度较为清苦,但他们普遍表示理解国家政策,齐心协力挺过了难捱的最初几年。

如今,牧民们大力发展林下产业,成功使羊肚菌、藏雪茶等昔日深藏于高原深山中的特产实现人工种植,从而走向更广阔的市场,相关收入逐年增加。还有一部分牧民加入林业管护队,每天奔走于山林中照料树木、救治受伤野生动物,每月都能领到工资。

陕西吴起:试点“家庭林场”探索生态扶贫

据新华社电 陕西吴起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落脚地。1998年,吴起县率先在全国实施封山禁牧。截至目前,全县累计完成退耕还林面积达244.79万亩,原本以黄土为基调的陕北风光平添了一抹苍翠。

地处黄土高原梁状丘陵沟壑区的吴起县,上世纪90年代,全县水土流失面积一度超过全县土地总面积的90%。农民就在陡坡山地里广种薄收,过着靠天吃饭的贫困生活。

去年以来,吴起县探索“家庭林场”的造林绿化新模式,将生态建设与精准扶贫相结合,鼓励一部分群众信得过、热心公益事业的农村致富带头人创办“家庭林场”,带动贫困户和低收入户由农民变成林场工人。

吴起县铁边城镇寨子湾村村民李树和,2003年开办县里第一家石油运输公司,生意做得有声有色。为了让农村老宅门口多些绿色,李树和曾到吴起县林业局购买树苗,也因此被县政府“相中”成为寨子湾村生态扶贫的带头人。

2015年6月,李树和注册成立“树和家

庭林场”,承包了村里2.2万亩荒山,带动村民一起种树致富。今年4月和5月是植树的忙季,每天都有300余名村民在林场工作。

为了照顾身患肿瘤的妻子,49岁的寨子湾村民李文科一直不能出远门务工,家中200多亩山地广种薄收,光景常年惨淡。“树和家庭林场”成立后,他便在家门口谋了份差事,忙季植树、闲季护林,今年已经收入1万余元。

据吴起县林业局副局长刘广亮介绍,“家庭林场”头3年由承包人自己投入资金运营,第4年至第6年,由县财政对60厘米以上的苗木每亩补贴400元,逐年按比例兑付。同时,根据承包协议,头12年内林场的林木和效益归承包人所有,之后林木将成为寨子湾村村民的个人财产。

李树和告诉记者,他从事“家庭林场”一方面是为了造福乡里,另一方面作为生意人也能从中获利。“目前种的都是长柄扁桃、山杏山桃、山地苹果等经济林,现已投资200多万元,但是有政府补贴和头12年的收益,肯定会赚钱的。”